

史記論文

野戾書贈

史記

卷之八

史記論文 第七冊

武進吳見思齊賢評點

山陰吳興祚留村參訂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者齊人也。

只一句下
一卽序事

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

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

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

先卽衣飾上出色一番輓輅羊
裘鮮衣帛衣褐點綴成妙

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

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

先一問妙是戰
國策士口角

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

卽激轉點明一句
開合轉折之妙

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

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

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

周得天
一下之故

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

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一
 周都洛陽之故。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蠻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竝事天子。不屯一卒。不
 戰一士。八蠻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一陽周都洛陽之利。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
 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一分周都洛陽之害。今陛下起豐擊沛。收
 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
 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
 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應還與周室異。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
 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一德正反無易亡。夫與人鬪。不搃其肱。拊其背。
 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一找又
 一喻明確之甚。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周。上疑
 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

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一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

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

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

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

擊也。以可擊不可擊。兩相應。不可。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添一句妙兵勢已行不

得不上怒罵劉敬曰。齊鹵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

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

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一高

帝罷平城歸。緊接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

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先作上一頓

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三句作三曲好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遣

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貊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

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

六字簡淨

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

句

死。

句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

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

先提破好

高帝曰。

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

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一劉敬從匈奴來。

接緊

因言匈

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

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

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

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

此一段爲都關中作。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一了住。叔孫通者。薛人也。亦徑起入序。事與前傳對。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

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蕪入陳。於公如何。博士

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

了住。

叔孫通者。薛人也。

亦徑起入序。

事與前傳對。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

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蕪入陳。於公如何。博士

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

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

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先作一此特羣盜鼠

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又作一撇是當二世喜曰。善。盡

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言。諸言

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

先生何言之諛也。諛字是希世之本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一之

薛。薛已降楚矣。即一句完上案即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一。敗於定陶。從懷王。一

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一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

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一即衣服上寫叔孫通希世神情皆現叔孫通之降漢。緊接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

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奪

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先借諸生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一漢五

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先虛高帝悉去秦苛

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

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勢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

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正見希世處

一語則當時之禮只可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

如此不必歸咎叔孫也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叔孫通事十主可知者始

王與五代皆面諛以得親貴。又點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

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

無汙我。借兩生以形容叔孫一邊迂拙一邊通脫一邊持正一邊叔孫通笑曰。若真

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

野外習之。足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旣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前應迺令羣臣

習肄。一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以十月爲儀。句先平明。謁者

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志。段一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

陸數百人。段二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段三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段四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

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段五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

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段六竟

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者。一篇漢儀注百餘字耳而事體詳盡句於是高帝曰吾迺

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寫高祖得意與未央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金。叔孫

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

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應前曰叔孫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是贊叔孫

通語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一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

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

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

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

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

戲字雖姑爲此無聊之詞。然極得高祖神情。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

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

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

劉敬都關中是張良收功與前傳對。太子亦是張良收功。

高帝崩。孝惠

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

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

此處虛寫。

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問往來數蹕。

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

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

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

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

一徵詞妙希世處。於此等照出。

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

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與複道一樣寫亦以不了語與前傳一樣住。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

士之智也。

三語排變調。

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劉敬脫輓

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史公原不貶

劉敬叔孫通蓋以高祖定天下無事不出其度內止有建都興禮兩節則聞於此兩人此兩人合傳之故也觀贊語可見○此傳建都興禮二大事故爲漢代鋪張大文章大筆力只用平直質序絕無花巧而正一堂堂局段自不可搖動○兩傳俱直起直收無頭無尾是史記中另一樣體格

季布變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只四字點明有名於楚。一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略事

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欲序朱家先周氏曰

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虛寫作一頓下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

寫急語入情然獻計只作一冒季布許之。乃髡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

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逐句裝點髡鉗一褐衣二廣柳車三家朱家心知是

季布。知妙乃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正頂心知來並不明

見朱家。乃乘輅車之洛陽。輅車應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爲數日妙若不如

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寬語引入不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

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又一句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

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一層項氏臣可盡誅邪？二層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

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三層且以季布之賢，者來而漢求之急如此。如此二字括舍匿

情事難堪不必多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

荆平王之墓也。四層莊言危語層層折入一步緊一步。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

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妙又一心知妙可以意喻難以言傳其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

家指。只省一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雙收季布季布召見。句謝句上拜爲郎中。一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

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

后意，曰：然。先作一縱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

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面一

欺一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此卽阿意之諸將也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

匈奴事。一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

其勇。句。使酒。句。難近。句。至。句。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

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

兩對語。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亦兩對語。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

闕陛下也。總結上毀。上默然。句。慚。句。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時字妙以粉飾無事。

而召之耳。漢書作特。情事不合何嘗天淵。布辭之官。一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

與竇長君善。無賴甚。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

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逢人索薦書古即有之邪。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

下無往。固請書遂行。因季布不說偏請季布借竇使人先發書。又作一季布果大怒。

待曹丘。筆先作下。描一。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兩楚人先。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

布一諾。心一見便諛。且道著季布。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

人也。說得如許親切。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

迺大說。季布入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一曹因

實不重曹丘揚名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季心附傳寫得。方數

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季心不實。寫反。從旁人觀出所謂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布客借客形主。一櫬繳還。本傳以附傳論。則心主其文法。變著聞關中。一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是楚人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應布爲項籍將兵窘漢王。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與布窘漢王反。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與購布千金反。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與赦季布拜郎中反。忠奸曰禍福不同。如此令人歎息。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一季布兩附傳。季心以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一段結。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一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季布爲奴。欒布亦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一臧荼反。漢擊燕。鹵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一臧荼兩事。越使於齊。未還。先插一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開奏事。彭越頭

下。奇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

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一作危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

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

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

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

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不作奇語。只從實直。今

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一句繳完。蓋此時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一孝

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

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一後樂布事前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

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一立社事亦景帝中五年。薨。子賁

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搃旗者數矣。可謂壯士。一然

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二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

足也。故終為漢名將。折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欒布只是一重其死。一不重其死。觀贊語可見。而任俠同為奴。同其氣節。亦同所以為兩人。合傳。○季布傳。寫魯滕公兩心。知處神。情默。默相喻。情亦默。默相喻。且姿妍妙。句擊節。○季布一傳。正寫處。只折樊噲對文帝。數語餘。則借周氏借魯朱家借滕公借曹丘生四面。襯貼而季布灌夫籍福。出此綠葉扶花之法也。○欒布亦只辯彭王一事。前後俱虛。寫夫逐段鋪排。逐事堆。都襯貼同一機軸。○欒布亦只辯彭王一事。前後俱虛。寫夫逐段鋪排。逐事堆。梁非考功籍即屠家。帳耳何足與言文哉。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袁盎狼戾陰毒。其源出於高后時。盎嘗盜。所以深賤之。深惡之也。為呂祿舍人。之叛臣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一私舉。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一句形容上禮之恭。常自送之。一句形容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自即送。上曰。社稷臣。即從此破之。故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先提明社稷臣主在與。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

兵柄弗能正。繳完非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繳完所謂

功臣。非社稷臣。總收一筆論斷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

取也。在一篇議論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

我。盎遂不謝。先作一颺已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請室。宗室諸

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一丞相

後乃明其無罪似乎無我至公細玩其文初不過繆詞以適君心後因絳侯之望其兄之故頓轉面孔觀有力字結交字可見史公作文不用褒貶而其情自見此等是

也。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句治句連淮南王。淮南王徵土。因遷之

蜀。輜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

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

名。奈何。事一絳侯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句聞句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

首請罪。何與袁盎事正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

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前欲削之後欲寬之一反一復上曰。吾高世